

酸酸甜甜毛南味

□莫景春(毛南族)

“尝上一顿香香的牛肉，才算是到过毛南村寨；喝过一碗醇醇的毛南红，才不枉来过环江（全国唯一毛南族自治县）。”甜美的歌声总是勾起你对毛南族神秘美食的无限遐想。

毛南族人民生活在桂西北高寒山区，生活环境单调恶劣，但毛南人勤劳聪明，利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，把吃的东西弄得有滋有味。

甜甜菜牛肉

切好的牛肉，层层肉纹，截然分明，就着滚烫的汤水，落入薄薄的几片，香气四溢；捞起一片，轻轻一咬，甜汁顺着嘴唇甜透了全身：这是毛南族菜牛肉下火锅时甜甜的感觉。

环江菜牛肉是粉红色的，一层瘦肉夹着一层肥肉，就像猪的五花肉一样，红白黄相间，有“三隔肉”之称。环江菜牛肉肉质饱满，富有弹性，而且蛋白含量达53%，脂肪低至7%。秋冬之际，天气稍稍凉爽，便是食用牛肉的好时光。毛南人最喜欢“打边炉”，将新鲜的牛肉切成薄薄的一片，以汤、姜、蒜、西红柿为佐料，加上辣椒、盐巴加水调成“盐碟”。汤水鼎沸时，先放姜丝、大蒜、西红柿，等再沸时将牛肉投入，拌几下，牛肉呈灰白色，及时夹出，即可蘸过盐碟入口；肉片投放的时间不能过长，以免老化变硬。这种食用方法使菜牛肉脆嫩清香，不膻不腻，不损肠胃，为毛南族待客之佳肴。还可在锅中烧汤少许，将锅边灼红时，把牛肉贴到锅边上，当牛肉卷曲如木

耳状时再拿出蘸盐食用，味道亦佳，配上一杯土酒，更是情意浓浓。

要使牛肉好吃，功夫也在刀工。切肉时要顺着肉的纹路切成小块小块的薄薄一片；若是纹路不对，再鲜嫩的牛肉也有些老粗，味道大逊。

菜牛肉味道鲜美，煎炖焖炒烤都爽脆可口。菜牛肉的吃法因肉的部位不同而异，不过在环江，最“牛”的要算是吃牛蹄了，毛南族人独创的吃法“红烧牛蹄”。毛南族人制作“红烧牛蹄”时，牛蹄要先用高温蒸两个小时，让里面的牛筋收缩了，坚硬的壳就很容易去掉，再加上当地一种特殊的香叶一起炖煮，就变得又香又软了，让人垂涎三尺。

酸汤牛角也是毛南人独创的一道特别的菜。把牛头骨、肉、皮、角一起炖烂，放入酸汤中煮，味道酸辣，食之胃口大开。此外，菜牛肉还可以腌来吃，做法是：把牛肉和香糯米拌在一起，放入坛内腌制三个月，食之酸甜可口。另有当地人保留了民间制作牛肉干的吃法：牛肉切片，串起来放在炭火上烤，熟后用食用油一过，即可大饱口福。

酸酸坛里菜

进到毛南人家，打开墙角的坛坛罐罐，一股酸气扑鼻而出。夹起一节酸酸的笋条，那黄黄的样子让人垂涎三尺，迫不及待地咬上一两口，顿时胃口大开。

过去由于条件简陋，食物不易存放，聪明的毛南人就想到用腌酸的方法保留这些食物。毛南人喜食腌、酸、辣食品，辣糟是不可少的，还有腌菜（盐酸菜）、酸水、西红柿酸等必备之物。腌菜分青菜、萝卜、豇豆、蒜苗、青椒、姜、笋、蕨菜等种类。用青菜腌的盐酸菜分两种：洗干净晒半干后加盐放在坛子里制成的叫“空酸菜”，作调汤用，或配其他佐料凉拌食用。将晒半干的青菜加甜酒、糖捣拌装进坛里制成的叫“盐酸菜”，可直接食用。做扣肉（毛南人叫“梳子肉”）离不开“盐酸菜”。常食用的酸水是用自家烤大米酒的尾酒，加烧热的糯饭团配制而成，还有用做豆腐时滤出的水制成的酸水，可煮酸汤菜、点豆腐，也可以直接饮用，清爽开胃，增加食欲，是热天解暑的好饮料。

毛南酸类以“腌醒”，“瓮煨”，“索发”为最普遍，称为“毛南三酸”。“腌醒”：把猪、牛肉切成薄片，用生盐粉拌匀咬透，留两三天。用香糯蒸熟，放在簸箕里凉冷，与肉片揉搓均匀，放在坛里压紧密封，三个月后便可食用。“索发”：把洗净的钉螺用猪油干炒，待透熟发香后，趁热倒入坛里，然后密封，三个月就可以揭盖食用，毛南语叫“索发”。为了随时吃到酸食品，家家户户还有一种特殊的盐水坛。毛南话叫“瓮煨”，可腌制多种瓜菜。来到毛南山乡，不妨吃吃这里难以忘怀的腌菜。

鲜鲜血肠酱

毛南人连各种动物的血也能好好利用，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。一是血稀饭。用动物的头、脚、血汤煮稀饭。毛南人有个风俗，上山打猎打得山羊、野猪除将肉平分外，要用头、脚煮稀饭，大家共享。用猪血、狗血加上食盐、花椒、茴香、糯米面或蒸熟的糯饭、荞面、麦面等灌在小肠里，做成“灌血肠”。毛南人办红喜事杀猪时，每桌

必有一碗“猪血肠”，长长地摆满一盆，一人一节，尽情嚼吞，毛南香鸭也是一绝。香鸭小巧如鸟，骨细肉厚，肉质嫩香鲜甜。放出来的鸭血倒入酸水中拌匀，鸭血在酸醋的消毒下，慢慢变成灰棕色，带着浓馥的酸味，吃时加入盐、姜丝、辣椒、蒜泥拌匀，这就是毛南人称的“鸭酱”，白切的鸭肉沾着鸭酱吃，味道奇鲜无比。

香香乳猪肉

“不吃环江香猪，不知天下美食”，香猪生长在九万大山高寒山区，吃着富有营养的杂粮豆类和山藤野菜长大。香猪烫去毛皮，用糯米稻草烧燎至皮呈诱人金黄色。皮薄肉厚，瘦肉多，肉质脆嫩，可以整只煮着，熟了切成一块一块的，白嫩清香，新鲜可口。找来山柠檬叶、水姜叶、鱼腥草、蒜米，一一剁碎，用家醋、麻油、辣椒、豆腐乳等和在一起搅拌。吃时用筷子夹肉蘸进配料盐水，一起送入口中，脆嫩香甜，清爽爽口，回味无穷。

烤制的香猪独具风味。香猪串在特制的烤叉上，晾干水分后用酱油、料酒、家醋、香油、蜂蜜或白糖、精盐、姜丝、蒜末、五香粉等佐料调匀涂在肉上，慢慢烤熟，待整个皮面爆出芝麻点，发出清香诱人的味道，就可以大块朵颐了。

如果旁边还煮着一锅热气腾腾的香菇汤，盛着一盆香喷喷的香粳饭，那更是妙不可言，三香一起塞满嘴，心里更是醉！

来毛南山乡，品毛南美味！

小小说

卖鸭

□何宗柳(壮族)



山明水秀的何家村有个小姑娘叫梅花，今年12岁。梅花的脸蛋圆圆的，细长的眉毛下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平时总是笑嘻嘻的。她一笑就露出朱唇皓齿，十分逗人喜欢。

梅花的父亲是个养土鸭的能手，一年能卖三批鸭子，收入颇丰，村民们都称之为“鸭司令”。

明天就过年了，今天是年终最后一个集市圩日。鸭司令老早就起床喂好那40多只大肥鸭，他正要捉鸭装车上市时，突然村里有20多个人来买鸭，姑娘买一只，大嫂要一双，一下子，40多只鸭就预购完了。大家说，下午4点来称鸭。鸭司令喜出望外，兴冲冲地说：“多谢大家！一言为定，到时务必来买。”众人异口同声：“一定准时来。”

鸭司令望着鸭圈里嘎嘎乱叫的鸭群，高兴地想：如何多发财呢？提价是不可能的，市场上都是10元一斤鸭。那就把鸭喂饱些，他急忙拉来一袋沙，双手捧起沙子向鸭圈里抛去，鸭帮马上一拥而上抢着吃，但这不是美餐，鸭子吃后又都吐了出来。鸭司令见状，愁眉苦脸。直到下午，鸭司令还在挖空心思多赚钱。对，学别人灌沙子，不必浪费二三十斤粮食

了。还有一个多钟头才到4点，于是他叫老伴来帮忙，一只灌它三五两，就可以多赚二百多元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眼前一亮，马上叫来妻子。妻子来到，听他一说，很不高兴：“你可从来没赚过毛钱呀。”“现在都是无商不奸了，多赚200元，咱们过年不多点收入吗？来，你灌十几只，我灌二十多只，一会儿就万事大吉了。就灌这一回，定购的谁敢不买？”妻子心中不悦，但在丈夫的怂恿之下，她不愿意地和丈夫干起那见不得人的勾当来。她问丈夫：“灌二两行了吗？”“你真笨，灌满鸭喙为止。”夫妻俩手忙脚乱地给所有鸭子填喂沙子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。风过后就下起中雨来，整整下了40分钟。雨过天晴，阳光充沛。一会儿，大家都来买鸭了，来到鸭圈一看，见一只只鸭挺着鼓囊囊的喙子垂头丧气奄奄一息，有几只已经倒地抽搐了。大家一看就心知肚明了。有个姑娘说：“死鸭，就是送给我们也不要。”夫妇俩听了，瞠目结舌，惊慌失措。妻子埋怨丈夫说：“都是你惹出的祸，这回要亏大本了。”眼看鸭子陆续倒地死亡，鸭司令六神无主，悲痛地连声说：“完啦，这回亏死了！”

那时，梅花正在村中与小朋友们戏水，有人跑来告诉她：“你家的鸭死光啦！”“啊，真的？为什么？”“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梅花迅速跑回家，看见父母正在鸭圈旁忧伤发呆，又见还有几十只鸭喙子胀得要裂，有的还在垂死挣扎。她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她急中生智说：“爸妈，快拿刀来杀鸭放血！”她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去拿来一把锋利的菜刀抓起鸭子就抹鸭项，一刀一只，割了就丢。父母见了，醒悟过来，立即拿来刀子像闺女那样做。一会儿，鸭圈里血流遍地。杀完鸭后，父母还是唉声叹气，一筹莫展时，梅花洗净了手，不慌不忙拿起父亲的手机拨通了啤酒鸭肉饭店的电话号码。前不久，她和老师曾在那里吃过饭，她留有一张那店老板的名片。梅花打完电话，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爸妈，等下就会有人来买鸭，别伤心啦。”

过了两刻钟，饭店的老板娘开来一辆四轮卡车，经过讨价还价，5元一斤鸭，每只鸭减4两沙，把鸭全买了。鸭司令接过钱，还是惴惴不安放心不下。梅花说：“爸，妈，请你们以后别做亏心事了，要诚信做生意。”父母把女儿搂起来，三个人抱在一起，悲喜交加，爸妈说：“多亏我的好闺女……”说完，眼泪就簌簌地掉下。

乡路

□马亚伟



这一条乡路，细细的，长长的，弯弯的。它一头连着我家的矮房，一头连着路尽头的田地，仿佛一条颤颤悠悠的扁担，挑起了农家的日子。

这条路原本坑坑洼洼，被过往的人们的反复碾过后，平坦了许多。并且，总有一些脚印落在别人的脚印之外，踏到了不属于路的领地，路得以越走越宽。走宽了的路，看上去还是细细的，弯弯的。

小时候，我不知多少次光着脚跑在这小路上，与路肌肤相亲，触摸它冰凉的血脉。小路，熟悉得就像母亲眼角的细纹，我可以轻易地解读出其中的喜怒哀乐。小路上有多少沟坎起伏，路旁的小树野草，甚至一个小石子，我都那么熟悉。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，起点终点，长长的路，如同长长的岁月。

熹微的晨光中，火热的太阳下，月色初上时，父亲推着手推车，车上放着收割的稻子，或者杂草、农具等等。手推车发出“吱吱扭扭”的声音，碾在路上，仿佛沉沉的叹息声。有时候，车上载的东西太多，父亲高大的身躯弯成一张弓，用力拉着车子朝前奔。我跟在车后，数着父亲的汗水一路小跑着，乡路上，每一寸土地都有汗水的味道。

那年，我家买了村里第一台拖拉机。拖拉机得意地在土路上跑了一阵。可是，遇上雨天，乡路泥泞得寸步难行。拖拉机试探地去征服它，很快，它陷在淤泥里，“突突突”，仿佛一头气急败坏的野兽，怎么都拔不出来。再看那条路，土黄着脸，无能为力的沮丧着，路老了，老得心有余力不足了。

不久，老乡们运来了石子，水泥，要在这条路上铺水泥路。乡亲们干得热火朝天，带着与旧事物诀别的信心。

一条崭新的水泥路铺成了，平坦硬实，再也不怕雨天泥泞了。就这样，人们让一条弯弯曲曲、坎坷不平的路永远消失了。连同那些土路上的沧桑岁月，也一同埋葬在记忆的底层。

多年后的一天，我走在城市的街上，遇到同村的霞，她一脸兴奋地对我说：“咱村通公交车了，从家门口过，真方便……”我来不及听她细说，收拾东西赶紧奔回老家。

公交车在加宽的乡路上行驶，颇有些悠然自得。我望着车窗外熟悉的风景，感到非常亲切。宽阔的乡路上人来车往，热闹而有秩序。乡亲们开着拖拉机，三轮车，还有拉货的汽车，在乡路上来来回回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